

散文 佳作 黃宇暄

個人簡介：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三年級

台中人，目前大三，冬眠詩文學社社員。

和解

我是到很後期才接受我擁有的是一副女性身體。

剛上小學時因為母親太忙，我除了要自己洗澡外也要幫弟弟洗。我通常會先把浴室裡的大鐵盆裝一點熱水，再加冷水調成小孩子可以承受的溫度，弟弟怕燙，所以我都多放一點冷水，然後慢慢把他抱進鐵盆洗澡。水從弟弟平坦的胸脯流向盆內時，偶爾視線會瞥到水面下的生殖器，那個和我不一樣的地方，但我沒有多看，就像我也不會一直看自己的那裡，也不明白為什麼我和弟弟的「那裡」不一樣。

到三年級以前我都是和弟弟一起洗澡的，我和弟弟除了下面的生殖器外沒有什麼地方是不同的，光滑無毛的身軀，平坦的胸部。我們會在大鐵盆放滿熱水，待身體洗淨後一起泡進去，兩個人泡在盆內也不會太擠，等到水溫熱度不再才會起身，每次洗澡都會重複這些步驟，如同儀式一般。直到四年級的某堂健康課，老師指著課本上畫著的兩副身軀，說左邊是男生右邊是女生，男生的第二性徵會有喉結，就是喉嚨那邊會凸起一塊，長大也會變聲，女生會有乳房和月經，每個月都會來一次，所以男生要多照顧女生喔。

那堂課之後班上好像就有點不一樣了，男生不再和女生玩在一起，如果不小心被女生碰到手還會露出嫌惡的表情。班裡有些女生的胸部也漸漸和我的不一樣，即使隔著衣服胸口還是會有明顯凸起，那應該就是乳房吧？但我不懂的是，她們看起來好開心，有時候會聚在一起小聲地討論乳房的大小，或是媽媽帶她們去買的新內衣很可愛，原來有乳房是一件很開心的事嗎？

我會偷偷觀察班上胸部發育比較好的女生，她們的體型通常會比較豐腴，星期一升旗穿白色制服時隱約可以看見內衣的顏色，有時候也會有斑點圖案。偶爾能從後方看到露出來的肩帶，鬆垮著垂在肩膀側邊，我不知道要不要開口提醒她肩帶沒有拉好，我很怕內衣會因此掉落，但又覺得和別人談論內衣是一件很羞恥的事，即使她是女生。直到後來我也開始穿內衣才知道內衣並不會那麼容易脫落，內衣的設計讓它能夠緊緊包裹住女性的乳房，彷彿它天生就是女性身體的一部分。

我慢慢發現我的胸部也長大了，但我一點也沒有高興的感覺，班上女孩的喜悅神情並沒有出現在我臉上，母親說我和弟弟不能再一起洗澡了，因為我們都長大了。乳房在發育時是沒有什麼感覺的，偶爾會感到脹滿，胸口會有一點重量，因為才剛開始發育也沒有太過凸起，不穿內衣對生活也不會造成影響，而我也很抗拒穿內衣，穿上好像就等同於我和小時候的我不一樣了，因此一直沒有和母親說要買內衣。

我覺得身體裡還有另一個我，一個抗拒長大、不想和男生不一樣的我，那個我常常用衣物把胸部遮起來，讓我的胸部看起來較為平坦，不會引起別人注意。或是在心裡鬧彆扭想著為什麼男生沒有乳房？為什麼只有女生要穿內衣？那個我一直沒有辦法接受自己的身體，看著漸漸隆起的乳房，覺得自己好奇怪，外人好像一眼就能看穿我和他的不同，導致我要更加地隱藏起我的胸部，才不會被發現異樣。

最後我的偽裝還是失敗了。

老師發現我的異樣，私底下把我叫去問話，問我為什麼沒有穿內衣，是不是家裡有困難？我覺得好丟臉，趕緊說沒有，只是媽媽比較忙所以忘記了，我回家會和她說。和老師再三保證後才被放走，回到座位上的我腦中一團亂，耳邊不斷聽到嗡嗡的聲音，阻隔班上同學的談話聲。和我要好的男同學跑來問說老師找你幹嘛，我低下頭說沒什麼事，同時把衣服拉緊一些，男同學纏了好久才離去。此刻，身體裡的另一個我正在大哭大鬧。

回家後我支吾地告訴母親這件事，她沒有多說什麼隔天就帶我去市場買內衣，賣內衣的阿姨和母親差不多歲數，問我幾年級了？我說四年級，喔比我女兒還小兩歲，她說。母親問說買學生型內衣會比較舒服嗎？阿姨說小女生穿這種運動型的就好了，沒有鋼圈比較舒服，體育課也可以穿。母親問我要選什麼顏色，我說都可以，於是母親拿了白色和粉色各兩件去結帳。因此，我開始和班上的女生一樣了。



升上國中的我仍然不太在意我的身體，從運動型內衣換到鋼圈內衣的過程已經記不太清楚了，依稀記得是母親帶我去買的，一樣是市場那家賣內衣的。那家內衣店的商品種類繁多，客群從小女生到上年紀的阿嬤都有，無鋼圈有鋼圈，有沒有蕾絲花紋，A罩杯到E罩杯。阿姨總能精準知道你的罩杯大小，皮尺成為了評斷你的胸部是否為勝利組的標準，所有女人都不得不參與這場選拔賽，阿姨與皮尺的組合就像是世界上最正確的神祇。

我與我母親都是市場內衣店的忠實顧客，母親覺得價格便宜品質又好，一件三百塊就能搞定，我是母親買哪家我就怎麼穿，絲毫不想多談。再長大一點的時候母親會逼我和她一同去買內衣，她會把我推到琳瑯滿目的少女內衣前，問我想要哪件。我看著眼前的花花綠綠，不知手措，腦袋暈暈的只想趕快逃離內衣店，身體裡的另一個我不斷咆哮：「不穿內衣就不行嗎？」「為什麼大家說穿內衣好看你就要穿？」

每一次都會被這樣問，我找不到安撫另一個我的方法，只能任她大吼，待她喊累時迅速指著前方的兩件內衣，掏錢結帳，結束這一次的苦難。我從來沒有和母親說過買內衣對我而言是一件很困擾的事，對其他女孩子來說和自己的媽媽一起買內衣似乎稀鬆平常，也許還能促進家庭和諧，但一想到我走進內衣店的畫面就感到突兀。

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和我一樣，對我來說性別認同並不是問題，我知道我是女生，但我不喜歡我的身體，穿上內衣的我好像被外力束縛起來，而我不知道是內衣太緊還是外在的眼光讓我不適，這就是最大的問題。

開始外宿後最困擾的就是洗內衣褲，宿舍寢室三人一間，房內沒有陽台，在浴室手洗完內衣褲後只能吊在衣櫥前晾乾，水滴滴答答的掉落，在地板積成一小攤水漬。室友們對於內衣褲被看見不怎麼在意，偶爾掛太多件了擋住去路，經過時還要稍微掰開才能前行，淺藍色的、粉色的，斑點的、條紋的，好多款式和顏色，看起來就像房內的裝飾，室友們的內衣褲就像她們本人一樣光鮮亮麗，而我的內衣褲總是素色無紋路。

我從不在房間曬內衣內褲，每次我都趁室友不注意時溜到浴室洗手台洗內衣褲，待洗完後放到洗好的衣服中一起烘乾，假裝它們和普通的衣物沒什麼兩樣。從衣櫃拿內衣褲時我也都是小心翼翼，深怕被室友看見，怕它們見不得人。這種時候我就很佩服我的室友們，她們洗澡時偶爾會忘記帶內衣褲進浴室，就會向外求救，通常被求救的對象都是我。我會盡量小心地用指尖夾起已經晾乾的內衣內褲，避免掉到地上被小水灘用濕用髒，然後透過門縫交給內衣褲的主人，再趕緊壓下心中的異樣感回到自己的書桌前平復心情。

室友們除了會求救拿內衣褲外，也會直接在房內換衣服，一開始大家都會乖乖地到浴室換，久了之後就只剩下我會這麼做了。她們通常會喊說「我要換衣服了！」然後所有人都會轉身背對她，彷彿那是一句指令，大家要一個指令一個動作。有時候兩人都在換衣服的時候房間內就只有衣物的摩擦聲，在我耳邊不斷放大，向我訴說我的背後有兩個女生在穿衣服，而我從不參與她們。

到浴室換衣服才能令我安心，沒有人會看見我的身體，我可以在換衣服的時候享受短暫不被打擾的時光，不用看見掛在門外的內衣內褲，或是擔心被別人看到自己的內衣內褲，我在那個小小的空間中阻隔我和她們，我和她們是不一樣的。



我花了很長的時間困惑，困惑別人看來一點都不重要的問題，那個女生的我，那個擁有女性身體的我，好像被分割成兩塊，只能是兩塊，不能變成一個。我想起小時候和弟弟一起洗澡的畫面，平坦的胸部，和弟弟的一樣，和所有男生一樣的胸部，然後是身體裡另一個我，常常發脾氣，大吼著為什麼要穿內衣的我。有太多太多的問題我沒辦法回答，問題堆著問題，架起了一座橋，要我走過去，穿越底下湍急的溪水，到達未知的另一端。我如果不小心走就會摔下去溺斃，我不斷想著自己有什麼問題，為什麼我無法接受我的女性身體，為什麼我不能跟其他女生一樣。

直到現在我仍然走在那座橋上，不斷摸索與碰撞，過往的問題慢慢有了解答，以前明明覺得困難的題目好像被解鎖一樣，開始鬆脫，露出裡面那個能夠讓我舒心的答案。內衣穿自己喜歡的款式就好，不用和別人一樣，也有束胸能讓胸部變平坦，不喜歡穿內衣就不要穿，沒有關係的。做自己喜歡的樣子就好。

做自己喜歡的樣子就好。母親這麼說。

我和身體裡的另一個我達成約定，我們會一起進內衣店選擇樣式，太花俏的，不要，有鋼圈的，不要，強調擠乳溝的，也不要。偶爾不想穿內衣時就不穿，「不要在意別人的眼光」另一個我這麼說。

那個分成兩塊的我中間的裂痕漸漸縮小，長出新生的皮膚血管組織癒合裂開的傷口，我的性別，我的身體，慢慢變成了我，而我是個女生。